

正月里的离别

很多人过年，要经历春运：返乡，返城。

所以，正月里虽然是在过年，但不仅仅有节日的欢聚团圆，还有欢聚之后的送别与不舍。

比如我，以及像我这样很多从农村走出来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。也许对于我们来说，和家人及长辈们分别了，和故乡分开了，年也就过完了。

在我八九岁时，我的父母就进城打工，当时的我也属于留守儿童。正月十五刚过，家人就收拾行装准备进城了。我们儿童也不觉得父母离开有多么不舍，相反，内心还有一些小小的窃喜：终于可以脱离父母的管教了。

在我看来，那时送别父母，像是一场狂欢，像是送别出征打仗的队伍，像杜甫诗中所描述的：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”

那时的长途汽车还不多，高速公路也不像如今这样发达。为了省钱，村里的人成群结队搭乘一辆卡车进城，卡车后面搭一个顶棚，用油布覆盖。开卡车的人是我姑父，也是要进城谋生的。卡车已经发动，轰隆隆的响声像是老人在咳嗽。人们在马达声中互相扯着嗓门喊着孩子的名字、老人的名字……他们像赶集一样奔赴城市。

我看到父母依次爬上卡车，他们的身边放着大包行李，他们双手抓着自己的行李，里面是他们的吃穿用度。坐稳以后，母亲大声喊着我的名字，对我做一些生活上的叮嘱。

卡车出发了，有人点着了一挂鞭炮，噼里啪啦，烟雾缭绕，欢送离乡的人们。

卡车声、鞭炮声、人声的混响，确实让人感到欢乐，因为那代表“父母们”对新一年的希望。他们将迎来又一年的辛苦，又一年的奋斗。他们乘着轰隆隆的卡车过路口，过收费站，过大河……他们每隔一段路程都在回望故乡，心系孩子。殊不知，离别以后，我们孩童，只在大人们离开时有些许感伤，但很快就被各种玩要占据心头。

我成年以后，我的父母都已人过中年，不愿意再远离家乡去谋生，他们认为农村才是他们的根。但是每逢过年，却换做是我离开家乡，我要离开亲人们去外地读大学。

同样过完正月十五，学校也开学了。我拖着行李踏上长途汽车，后面跟着我的父亲和母亲，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长大了，不太愿意他们送我，尽管我知道他们内心有很多担忧和不舍。

在家乡的小镇车站，父亲将我的行李塞到车子下面，然后和母亲一起走到车上，看看我是否已经坐好，然后再叮嘱几句关于学习和生活上的事，说完他们便回家了。他们转身下车的时刻，我的年就已经过完了。

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，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，还没有离开家乡，我瞬间就感到了孤独。这时的离别，没有少年时候的狂欢和无忧无虑，有的只是一个大学生离开家乡的落寞和对城市的恐慌，对未来充满着未知。所以，那时的我，本能地不想离开家乡，不想让父母送别，离别是充满着忧伤的……

在城市里工作多年以后，逢年过节来往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已经习以为常，正月里的离别也变得平淡。

我不再乘坐长途汽车，而是自驾来往。有时早晨出发中午到家，有时带着妻子沿途走走停停，当作是旅游。家乡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遥远，而更像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站点。回家过年，父母几乎整天就是想着让我带各种年货回城。他们总是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塞满吃的用的，就像几十年前他们进城打工一样，带的东西越多越觉得心里有底儿。不变的还有他们在我出发的那一刻，对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叮嘱。

社会发展的节奏加快了，汽车先进了，公路发达了。正月里离别的情绪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浓厚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不舍和忧伤，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希望，如父母健康，工作顺心……

也许每个人对离别的感受都不一样，但是对生活拥有希望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情感。

那些正月里的离别时刻，在返乡和返城之中，我看到的是社会的发展，技术的进步，城乡的融合。还能触摸到每个人离别时，坐在车上回眸家乡亲人的那一刻，所思所想所愿，对家园的留恋，对生活的憧憬……

张晓东

年后的村庄

从正月初六开始，村庄里的年轻人在每天早晨的一串鞭炮声之后，开着车飞快地驶出村庄。车子的后备箱里装着满满的“年味儿”，还有父母期盼的眼神。

村里的老人好像已经习惯了儿孙们把故乡当成客栈一样，老人几乎把所有剩余的“年味儿”一股脑儿全塞进孩子的行囊里。孩子笑着说：“爹，娘，我们在外面啥都能买到，您们留着吃吧！”老人顾不得理一下被风吹乱的鬓角白发，直到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，他们才微笑着对孩子说：“我们在家里如果想吃了，可以再做，你们在外地买的那些东西能有咱家做得味道好吗？”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鼻子有些发酸，也不再说话，他们上了车，任凭车子飞快地驶出村庄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他们知道村庄里的老人都在马路边注视着他们的背影。这种场景每年都会再现，好像大家都习惯了，又好像都不习惯。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，尽管老人说过很多次，让孩子在外面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不要担心他们，不要牵挂他们。可是孩子还是在过年时看到自己的父母明显地老了，腿脚也大不如从前了。

他们的车子很快驶出村庄，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从附近的村庄里出来，一起驶入乡村公路，路上开始有些拥堵了，他们才不得不放慢速度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对着车窗外一阵拍摄，此时的他们才开始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村庄。

他们把手机里的图片发到抖音上，很快就有不少粉丝点赞，那些粉丝除了他们在城市里的同事和朋友，其余的都是他们村庄里的人。看那些头像，有不少还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知道那些用孩子头像的粉丝其实就是自己的父母。虽然老人没什么文化，但是老人为了能多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的生活情况，干脆用孩子的旧手机注册了抖音，起初老人经常给孩子点赞，后来他们也学着发抖音，老人发现在城里的孩子也关注了自己的抖音，也给自己点赞，老人也特别开心，但凡遇到一丁点高兴的事，比如院子里的桃树开了花，柿子树挂了果，甚至家里的老母鸡下了蛋，他们都会发到抖音上。

其实过年时的村庄里最热闹的不是守岁，也不是看春晚和吃饺子，而是发抖音，从抖音里都能知道小孩子今年收到多少压岁钱，甚至能知道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饺子是什么馅的。不过，随着村里年轻人离开村庄开始，年味儿也慢慢消失了，村庄里慢慢安静下来，连父母脸上的笑容都被孩子带到城市里去了。

老人又开始骑着自家的电动三轮车，去地里给麦子打除草剂了。当然老人也不忘掏出手机对着麦地拍一个小视频，发到抖音上。等老人打完一块地的除草剂，掏出手机，看看抖音上有不少人点赞和留言，自己的“粉丝”又涨了一个，老人笑了，看那头像，老人知道新粉丝是自己在城市读书的大孙子。

大孙子留言：“爷爷奶奶，昨天我爸爸在老家，您们咋不让我爸爸帮您们打除草剂？”

儿子和儿媳妇，还有女儿和女婿都说：“是啊，俺们在家的时候，您们也不说。”还有不少亲友也说着类似的话。

老人看着手机笑了，他刚准备回复“粉丝”们，就看到队长兄弟替他回复了，“孩子们，你们在农村长大，也读过很多书，应该知道立春前后最适合打除草剂呀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知道你们在老家待得时间很短，况且你们还要走亲访友，还要和同学聚会，我们也不想让农活占用你们回老家这短暂的时光，我们也想抽空和你们多交流一下。”

评论区里沉寂了一会，还是做儿子的先留言，“谢谢队长叔，我记下了。”“叔，我们都记下了！”老人笑了，只是他的眼角很快就湿润了，他没有回复“粉丝”们，把手机装进口袋，骑上电动三轮车，车子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，好像加足了马力，飞快地往前驶去。

黄廷付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”尽管，元宵佳节诗情画意，然而，在母亲的眼中，最美最甜的元宵，当在自己亲手制作的一碗碗汤圆里！

母亲常说，“正月十五大似年”，对此，她无比郑重。刚过春节，母亲每天翻着日历，数起“倒计时”，开始了元宵节的准备事项。离佳节还有一箭之遥，母亲就从米瓮里舀出一瓢瓢晶莹莹、雪亮的糯米，淘洗干净，然后倾入屋檐下的一口陶缸里，打上一桶清井水浸泡。

翌日黎明，朦胧之中，只听见从灶房传来吱吱呀呀的细微声响，我悄悄披衣起床，只见一盏橘红的小灯下，母亲推着祖传的那一扇青石磨，正在磨制做汤圆的米浆。经沉淀后，汤圆粉细细白白，一如初春的嫩雪。

一眨眼工夫，元宵节到啦！一俟黄昏，家家户户，笑语欢喧，花灯高悬，飞彩凝辉；村前广场，耍狮舞龙，爆竹声声，锣鼓阵阵。特别是闹社火、观花灯、打花鼓、耍龙灯、闹社火、划莲船、踩高跷、逛庙会，一次次将节日的狂欢推向高潮，火山喷发般的激情，让每一个人都无比亢奋。

灶火熊熊，炊烟袅袅，只见母亲将沉淀好的湿米粉擀成长条，揪成一坨坨，然后压入乌红红的馅儿——那馅儿，也是她提前亲手调制的，皆采用新鲜的枣泥、桂花、猪油、黑芝麻、红蔗糖，最后熟稔地搓成圆圆实实的一团团。白白嫩嫩的皮，若隐若现的芯，犹若早春时节的蓓蕾，恰似点在少女眉间的朱砂，令人怦然心跳。

开始煮汤圆啦！只见一锅水烧开了，“咕嘟咕嘟——”，沸沸滚滚，喝喝哝哝。母亲见状，将雪灿灿的汤圆倾入锅里，顷刻，它们沉在锅底，宛若大海里的一颗颗闪耀的珍珠，恰似一团团映在水底的满月。

只见母亲一边加大火力，一边用勺子推动它们。渐渐地，汤圆半浮半沉；过了一会儿，汤圆开始了纷纷上升；最后，它们挤挤挨挨，亲亲热热，一起浮出了水面，“星灿乌云里，珠浮浊水中”，撩人的香气，氤氲氤氲，随炊烟飘逸，让舌尖上的味蕾苏醒。

——焰蓝渐弱，炽赤似霞。母亲对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见汤圆已熟透，她如同捞鱼一样，将一枚枚汤圆盛入一只只青花瓷碗里，端至圆桌。一家人开开心心围在一起，和和美美，热热闹闹。

经不住诱惑，用汤匙舀起一枚，置于唇边，轻轻吹了吹，递入嘴里，轻轻一咬，不但不粘牙，而且略带一点弹力，很有筋道。一刹那，只感觉一缕甜润润、烫乎乎、香喷喷的浓汁溢出，立即在舌尖上弥漫开了，让人霎时陷入美味的沼泽中，不能自拔。

一枚一枚，吃着吃着，谈着笑着，恍恍惚惚，犹在梦中。窗外的灯光、巷子的笑语、街上的嬉闹、人间的欢歌，多少的光阴故事、多少的往日旧梦、多少的欲语还休、多少的未来展望，都浓缩在了眼前的这一碗碗母亲手工制作的汤圆里。

吃完汤圆，正月十五就过去了，年，真正结束了！在眼前，一个崭新的、嫩绿的、希望的春天正在朝我们开启，召唤我们奔向未来。

许多年后，在母亲依依不舍的泪光中，我们仿佛一只只燕子飞出了家门，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”母亲免不了送了一程又一程，然后，就是倚在巷口长长的期盼，岁岁年年，一头青丝渐渐成白雪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的我，才真正懂得：自己永远走不出母亲的目光，不管远方再远、长路再长，那汤圆的甜香，永远驻在舌尖，那母亲的味道，一生印在心底——那是令人回味一生的温暖！

刘峰

